

交翠軒筆記

柴辟亭讀書記

交翠軒筆記卷三

嘉興沈濤纂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作掙初
不言何訓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褫字鄭康成本作掙言
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掙爲褫今案不足
敬者謂其受服爲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因字
乃項氏引案掙有曳奪二義說文手部掙曳也淮南人
申鄭義間訓掙其衣被高誘注掙奪也虞荀九家皆主奪義蓋
與王肅侯果褫解之訓字異而義不異鄭主曳義故以
三掙爲三加鄭虞易解不必相同惠氏九經古義必謂
奪是而曳非蓋未檢玩辭所引鄭注也

孫淵如觀察河圖洛書考云宋人妄以太乙下行九宮
式爲洛書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
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
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
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式
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云云以上皆孫說按隋
蕭吉五行大義論九宮數引尙書洪範云初一日五行
位在北方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次三曰農用
八政位在東方次四曰協用五紀位在東南方次五曰
建用皇極位在中宮次六曰乂用三德位在西北方次

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東北
方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位在南方故黃帝九宮
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
宮總御得失云云蓋九宮之法實與九疇相表裏以戴
九履一爲洛書之數其說不始于宋人文苑英華三百
九十二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制魯人
將以爲木鐸太一下傳其洪範是唐人卽以九宮爲九
疇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毛傳訓岸爲高位鄭箋釋岸爲訟
皆無先登道岸之說熊克中興小紀云上謂宰執曰朕
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

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惟無欲則先登于岸觀世人擾
擾如在水中耳此解岸字與今集注同宋人說經務爲
新義以破古訓始于荆公而成于南渡諸君也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舊唐書
儒學盧粲傳引作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案傳下文曰
夫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後人名器二字實本於此則作
名與器者是後漢書陳敬王傳注引謝承書曰左傳曰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舊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詔僞蜀
私署官員等亦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可見宋以前本
皆不誤也昭公三十二年傳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亦

當如是資治通鑑卷一引仲叔于奚請繁纓事亦作唯名與器後漢書劉彥傳惟名與器聖人所重蓋亦用傳語也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濤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

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氏孔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載微有不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也

公羊宣六傳載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事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

盧學士云當作門閨

守視者也上其

堂則無人焉注云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言依注則前兩句當

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下句注當作故不言
堂者今本衍一焉字濤案盧說非也春秋左氏傳言門
焉者不一而足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
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惟
彼皆謂攻門此門焉爲守門而其用字則一猶門於桔
枳爲攻門門於勾鼯爲守門其用門於字同也容齋三
筆引何休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
焉者較今本少一堂字是今本乃衍堂字非衍焉字何
以堂焉句無者字故謂之但故不言焉者卽申說但字
之義足見宋本之精抱經不細繹注意妄爲此論恐誤
後學特詳辨之

鍾山札記云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子曰弟此意見得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云云濤案此說謬甚齊論魯論猶齊詩魯詩當時齊魯經生各守師說訓詁章句間有不同遂有齊魯二家之別非齊論語一書而魯論語又一書也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明此二篇之外卽魯之二十篇經典釋文云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齊人魯人皆謂漢之齊魯非

周之齊魯觀所舉龔奮王吉諸家可證若如二君所云
是一論語中此章指爲齊論彼章指爲魯論豈不可笑
顧袁均非學人臆說固無足怪學士說經鏗鏗乃亦取
此謬悠之論誅不可解

史記齊太公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引賈逵曰魯
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
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
不同案此則論語溝瀆乃地名當卽左傳句瀆之工溝
句聲相近自經溝瀆正指召忽之死以明管仲不爲匹
夫之諒集解引王注自經溝瀆之中誤後漢書應劭傳
昔召忽親子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是

漢儒以此語爲指召忽而言

論語宰子晝寢筆解晝字作晝案齊東野語嘗見隋人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又資暇集引梁武帝注已云畫當作畫字此皆筆解所本侯白論語注不載唐宋藝文志僅見公謹所引此條朱竹垞經義考及翁覃溪經義考補正皆失載

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謫官知海州召筆工畫水便廳掩障自爲之記書于壁間曰設于聽事以代反玷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玷

管氏亦有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玷耳案說文
土部玷屏也玷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論語反
玷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按爾雅
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
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尙不
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履齋示兒編謂攻如攻人惡
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攻其異端使正道明
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錢少詹以爲其說勝于古注濤
案晉書藝術索統傳鄉人從統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
攻乎異端戒在害已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則又讀已

爲夫已氏之已其言攻乎異端亦以攻爲治又抱朴子黃白篇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皆與何晏說同惟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似爲履齋所本然彥昇此言蓋謂旁通九流由博返約之意非竟以爲攻擊之攻異端云者乃指術數星卜之類履齋以楊墨佛老當之非也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昭注云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案知也夫讀爲丈夫之夫猶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初不以爲發語韋解夫字正與鄭

同宋庠國語補音云夫當作扶誤

齊語遂南征伐楚踰方城望汶山注汶山楚山也案汶山卽岷山禹貢岷嶓旣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皆作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岐水經江水注岷山又謂之汶阜山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今此山在四川茂州東南楚之疆域不應至此韋氏以爲楚山蓋誤岷說文作巜

周語云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僨宋明道本作顛案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云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法藏碎金引國語亦作疾顛是宋以前本皆作顛字

說文玉部瓊赤玉也从玉夨聲璫瓊或从喬璫瓊或从
𡗗璫瓊或从旋省璫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璫弁
玉纓璫古文璫𡗗籀文璫案舜典璫璫玉衡史記作旋
機尙書大傳作璇璫山海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爰
有璇瑰瑤碧注云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璫瑰
枚回二音文選注引此經作璫瑰引郭注作旋回兩音
正與穆傳注合又荀子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厯考
經傳皆璇與璫通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璇亦璫字則
知許書璇字乃璫字之重文今二徐誤以爲瓊之重文
遂與書傳不合觀崇賢所引則知唐說文本尙不誤也
又瓊爲赤玉璫爲美玉經傳訓瓊爲玉之美者皆是璫

字之誤左傳貽我瓊瑰穆傳注引作璿瑰可證

璿并今左傳作

瓊并據說文及張衡西京賦知今本爲傳寫之誤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
濤按幹古幹溼正字通假作乾列子黃帝篇木葉幹殼
張湛注云幹音乾可證又省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
而暴乾之也南齊書武帝紀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
已禮志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黃庭經同紫抱黃
入丹田漱嚥靈液焚不干北齊治疾方陰干皆以干爲
乾又王羲之足下各勝帖云淡悶干嘔黃伯思東觀餘
論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後人不知幹爲乾
正字又別造漸字謬矣

唐三墳記下土得漸玉篇漸古文乾字

說文壬部壬善也从人土土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也濤案說文土土同字士爲推十合一土亦从十从一
今本土字作从二从一非說文之例一在上爲天一在
下爲地二爲天地二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又从二二天
地也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
也𠄎求𠄎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𠄎回形上下所求
物也上下猶言天地今土字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
一物出形也當作一象地之上土地之中物出形也繫
傳土字注臣錯按今書之異于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
殊楚金之意明土字不當別異于土故經典土土字皆
相亂而漢碑書土字皆作土土字則加點以別之說詳